

# 家乡那条小河

■闲者

老家门前那条小河，是一条古老的河，发源于秦岭深处，曾经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养育了周边的百姓。那条小河，就是甘河。

甘河从甘峪口流出，经过重峦叠嶂，弯弯曲曲，流向远方。甘峪口，位于鄠邑区蒋村镇甘峪口村。从甘峪口流出的河水，向北经蒋村镇、祖庵镇、甘河镇，在涝店镇西边汇入涝河，全长约38公里，平原段约7.5公里，流经了十几个村庄，其中，就从我的家乡西家村旁流过。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甘河流到我们村旁时，依旧是那么清澈，河底的鹅卵石粒粒清晰可见；依旧是那么宁静，就像一位羞涩恬淡的村姑，只是静静地展示着自己的美。

儿时的清晨，甘河是迷人的。当东方刚露出一抹鱼肚白，沉睡了一夜的村子擦开了神秘的面纱，甘河便苏醒了。袅袅上升的雾气和各家飘逸的炊烟像洁白的羽纱，轻轻地漂浮在甘河上空。

在河边，一群洗衣洗菜的妇女在忙碌着手中活儿的同时，还把清脆的欢笑声洒满了河面。不远处的河岸上，一群牛羊悠闲地啃着青草，偶尔还伸头饮一口河水。河对面传来了“嘎嘎嘎”的叫声，原来是一群被禁锢了一夜的鸭子，飞快地扑进了河里。顿时，那被朝霞映红的水面，荡漾起了胭脂似的波纹。

盛夏时，当太阳爬上树梢时，甘河便成了

孩子们的乐园。摸鱼捞虾，抓蟹寻蚌，也许收获并不多，但喜悦却写满了孩子们的脸上。忙碌了一阵之后，男孩子就玩得赤条条的，在河里游泳戏水。

曾记得，儿时最爽快的事，就是打水仗。我和小伙伴们分成两个阵营，两个人一组，一个人骑在另一个的脖子上，互相在水中推搡着打水仗。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在双方对打时，我骑在小伙伴的肩上，被他摔了下来，我的下巴磕在对方小伙伴的头上，门牙把下唇刺穿了，血泪不止，小伙伴们赶快把我弄到村医疗站包扎，但我的下唇还是留下了疤痕。

在河边玩耍时，女孩子就文雅多了，她们三五成群，找一块沿河的石头坐下。脱了鞋子，将小脚放入河水中，一边用脚丫拍打着河水，一边说着悄悄话。也有调皮的，就用脚向对方拍打水花，引来一声声尖叫。

夕阳西下，太阳把余晖洒在了河面上。劳累了一天的村民，荷锄扛犁来到了河边，清洗着锄头犁耙上的泥土，也随手掏起河水冲洗一天的疲劳。天黑了，夜深了，村子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小河似乎也疲倦了，将明月星辰搂在怀中，将青山绿水也搂在怀中，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着，准备迎接又一个黎明。

大概是1972年甘峪水库修成之后，甘河的下流就缺水断流了。那时，人们的生态观念比较淡

薄，各种垃圾被村民不假思索地倾倒入河道里，塞满了河道河床。昔日的那条甘河，成为垃圾填埋场，陡然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十分可憎。有时候走到河边，就能闻到腥臊恶臭的味道，让人浑身不寒而栗。

后来我应征入伍，离开了家乡。在我参军的第二年，户县实行井田规划，河床改道，河岸的树林也被砍伐了。甘河两岸的绿色再也不复存在，只留下凹凸的岸线。从此以后，甘河成了真正名副其实的“干河”。

如今回到家乡，看着变得既陌生又丑陋的那条甘河，我好怀念儿时那种随时都能担水回家烧饭炒菜的岁月，怀念那些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鱼虾螃蟹，怀念那清澈见底的家乡小河，怀念清晨那一阵阵捣衣的棒槌声。

家乡的小河，从远古流来，曾历经多少次潮起潮落、沧桑变幻；家乡的小河，勾勒的不仅仅是故乡人儿时的梦想；家乡的小河，承载的不仅仅是异乡游子沉重的乡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小河，那是永远留在内心深处的回忆。

如今，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理念。“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我家门前的小河》优美的旋律，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够俯身蹲下，掬起一捧清澈的家乡小河的水。

# 熟悉的你

■张庚元

一张张灿烂如花的笑脸  
散着兵马俑的颜色  
自信张扬  
迎接远方的亲人  
诉说着激昂奋斗的苦衷  
甘当前进先锋  
誓让火热青春更加绚丽

一腔腔奔腾不息的热血  
有着渭河水的波涛  
激情高涨  
铸就崇高的事业  
浇筑着忠诚无悔的辉煌  
勇当平安卫士  
誓让满腔热忱更加深厚

一汪汪炯炯有神的眼眸  
透着护城河的碧绿  
清澈透亮  
注视天山的壮美  
守望西部边陲的安宁  
敢冲安妥前沿  
誓让万家灯火更加璀璨

一对对厚重美丽的耳朵  
带着大雁塔的壮观  
通红温润  
感知温暖的祝福  
聆听着真挚感人的问候  
笃定荣归信念  
誓让福瑞安康更加宽阔

一双双柔软舒适的双手  
沿着古丝绸的脉络  
健硕坚实  
感受团结的力量  
传递着民族融合的温情  
增进互融互通  
誓让共同繁荣更加夺目

一步步整齐划一的步伐  
比着秦岭梁的巍峨  
掷地有声  
开启美好的征程  
描绘着繁荣稳定的蓝图  
加深兄弟感情  
誓让友谊之树更加长青

一声声铮铮如铁的誓言  
记着钟鼓楼的承诺  
直冲云霄  
引燃战斗的意志  
宣示着敢打敢拼的决心  
提振精神干劲  
誓让鲜红旗帜更加飘扬

一句句真情温润的话语  
赏着古城墙的厚重  
沁人心脾  
浇筑和谐画面  
构建着鱼水深情的和谐  
奏响时代旋律  
誓让百姓赞誉更加响亮

# 善良的母亲

■贞靖

米列说：“越是善良的人，越察觉不出别人的居心不良。”我可怜的母亲，她一脸苦楚地瞅着我：“你说，妈是不是哪儿做错了？”我摇摇头：“妈，您没有错，只能说是人心叵测！”母亲用手捂着嘴哭出了声：“我恨不得把心都掏给她吃了，她咋能这样对我？”我伸出手去，轻轻地拍了拍母亲颤抖的肩膀。

母亲之所以接受不了，是因为她是母亲最信任的人，而她却把母亲的信任当成了攻击她的武器。她攻击母亲的理由就是为了把屋后那块被母亲伺候的肥油油的、聚宝盆似的自留地据为己有。她说她想要用她家那块地换我家的自留地，母亲看了看她没说话。要知道，那块地就像母亲的心头肉一样，她对那块地比自己的孩子还亲，咋能说换就换呢。

母亲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了那块地里。她像一只油锅里灼红了虾米一样弯着腰，一下一下用耙子将地里的土耙得又黑又松又细。父亲坐在地头上开玩笑说，你就歇歇吧。那样一遍一遍地耙，能耙出花来呀！母亲回过回头笑笑说：“花儿是耙不出来，但能耙出白菜、南瓜、豇豆秧子来！要不是指望它，你喝西北风呀！”放下耙子，母亲又将炕洞里的草灰掏出来，一筐一筐地抛撒到地里。

这块地也没辜负母亲，长的土豆像拳头一样又大又面，卷心白菜像小背篓一样，白生生的，又白又甜。家里吃不了，母亲就拿到集市上去卖，还用卖菜的钱买回两只欢实的猪仔来。

她家的堰地在村外的背风窝窝里，按说那也

是一块风水宝地，能聚住雨水，土质也不差，却被她弄得寸草不生，种什么都半死不活。父亲说，她的心思根本就不在种地上，整天手里捏块帕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母亲反驳道：“谁说女人就该灰头土脸的？就不兴打扮打扮自己？”“好好，我知道你是你姐妹，我不说了还不成嘛！”父亲悻悻道。

这时，她路过我家的自留地，停下瞅着满地翻滚的牛腿南瓜啧啧道：“一样的地，瞧让你照顾得多好！”母亲就说：“想吃便自个动手吧，看上哪个摘哪个！”她也不客气，弯腰摘下一个十几斤重的大南瓜，抱在怀里道：“正想着包顿包子吃呢！”说着，她又瞅了一眼满地翻滚的牛腿南瓜，眼神里充满了嫉妒。待她走远了，父亲就说：“你就瞧着吧，没准她早就惦记上咱家这块地了，天晓得她又憋啥坏主意哩！”母亲听了便有些不大高兴：“你甭把人想得那么坏好不好！”

让母亲觉得打脸的是，很快父亲的话就应验了。她找到母亲，支支吾吾半晌，说想用她家那块地换我家的自留地。她说：“没准那块地到了你手里就变成了聚宝盆呢！”这让母亲很难。换吧，她实在是有些不舍。不换吧，又担心得罪了她，伤了姐妹间的和气。为此，母亲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父亲却满不在乎道：“这有啥难的，回绝了不就得了！肥油油的地，为啥要换她家那一毛不长的地？除非是傻子！”母亲翻个身，皱着眉头：“你说得轻巧哩！”

让母亲始料不及的是，她见母亲几天过去了没有反应，便认定了母亲不讲姐妹情分，不给她留

一丁点面子。于是她把对母亲的憎恨变成了恶毒的攻击，到处散布谣言，说母亲不检点，和队长不清不白，且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说年轻的母亲和队长在玉米地里搂抱在一起，被她发现，如何跪在地上，求她别出去。

她怎么能这样？母亲都快气疯了，父亲却没事儿似的，不屑地笑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她嚼那舌根鬼才相信哩，再说了，嘴长在地下颌上，你生气管什么用？只能是给自己添堵！”母亲生气的是，她那么信任她，她怎么能这样埋汰她，不就是为了块地么！

让父亲和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母亲找到她，铁青着脸道：“那块地，我同意了，换给你，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她没料到母亲会这么快答应她。但她丝毫没有感激的意思，反而趾高气扬地瞅着母亲，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在她看来，母亲不是心甘情愿的，她是迫于村人的风言风语才答应将那块地换给她。

那块地到了母亲手里，不出半年就变了样，长出了喜人的麦子。那麦穗齐刷刷的，有一拃长，村人路过，都要停下来，瞅着长势喜人的麦子赞叹道：“你瞧这麦子务的，这地也认人哩！”而我家的自留地到了她手里，却接近荒芜了，地里种的白菜干巴巴半死不活的，看着就让人心疼。

本来母亲是想舍了地，找回曾经的姐妹情分的，但父亲的一句话就让她跃跃欲试的心凉了半截。父亲说：“丢了的东西，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